第四章　《花間集》風土詞的主題內容

《花間集》詞作中不僅有浮豔的一面，還有清麗的一面。當詞人們走出錦帷繡幄，鍾情於自然山水或流連於南國的山村水驛時，鄉土氣息極濃的風土詞作，便被醞釀而出。

這類風土詞作，對南國風物的描繪，可說是淋漓盡致。尤其是李珣和歐陽炯的〈南鄉子〉中，更是對閩粵一帶的民情、物候，進行了集中的描繪，這些詞多表現南越水鄉風光，地方色彩十分濃重。詞作中有漁市、蓮塘、蘆洲、汀島；有青山、綠水、竹橋、籬笆；有畫舸、釣船、藤杖、銅鼓；有大象、猩猩、孔雀、越禽；有桄榔、荔枝、荳蔻、丁香、白芷、蓼花……。這些新奇的異域景物，激發起人們無窮的興味。詞人們發揮敏銳的觀察力，運用輕快明麗的筆觸，把所見所聞的特殊景物描繪出來，字裡行間流溢著一股悠閒自適的南國情調。例如：歐陽炯〈南鄉子〉「岸遠沙平」，孫光憲〈菩薩蠻〉「木棉花映叢祠小」、〈風流子〉「茅舍槿籬溪曲」，李珣〈南鄉子〉「漁市散」等詞，或寫夕陽下孔雀顧影自憐，或寫火紅的木棉花映照著悠揚的漁歌，或用閒適的筆調，描摹淳樸的農家生活，或以濃郁的色彩，渲染天涯遊子愁聽陣陣猩啼。這些場景無不逼真入畫，「為閩粵諸村傳譜」[1]，展現了異域文化的自然風貌。使我們在薰香掬豔的都市生活之外，更能從中領受到一種明媚秀麗、充滿鄉土氣息的風格和美感。[2]

《花間集》中的三十餘首風土詞作，若根據其中的主題內容來作歸納，大致可分成以下四類：

---

[1]（明）卓人月：《古今詞統》卷三引徐士俊語（明崇貞間 1628-1644 刊本）。
[2] 參見高鋒：《花間詞研究》，頁八十一。

第一節 南國女子之風情

生活在江南旖旎風光中的南國女子，不同於宮廷閨閣女子妖冶粉飾的形象。這些南國女子，往往置身於自然環境之中，無論在勞動或是在遊賞，總是以一種健康、充滿活力的風貌出現，也同時突出地顯示出熱情開朗、天真活潑的特質。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所描繪的人物多以女性為主，且是年輕的女子。這些年輕的女孩子，沒有濃妝豔抹的脂粉味，沒有扭捏造作的姿態，而是以最真實、自然的面貌出現在風土詞人的作品之中，不管是採蓮女、游女、淘金女、採紅豆女……，都各有各的風情，形象十分的鮮明。

一、採蓮女

關於採蓮女的描述，可於歷代文人的詩詞中，一睹其迷人的風采，也因為每個作家的觀察角度不同，表現手法有異，所以採蓮女可說是風韻萬千，神采畢現。以唐朝詩人王昌齡眼中的採蓮女而言：「荷葉羅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臉兩邊開。亂入池中看不見，聞歌始覺有人來。」(〈採蓮曲〉其二) 詩中呈現出一幅荷葉茂盛，蓮桿高聳，採蓮姑娘乘一葉小舟，穿行於蓮叢之中的特殊景致。其中「荷葉羅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臉兩邊開」描寫採蓮少女的臉龐，正掩映在盛開的荷花中間，看上去好像鮮豔的荷花正朝著少女的臉龐開放。讀者彷彿看到在那一片綠荷紅蓮叢中，採蓮女子的綠羅裙已經融入田田荷葉之中，幾乎分不清孰為荷葉，孰為羅裙；而少女的臉龐則與鮮豔的荷花相互照映，人花難辨，與梁元帝〈採蓮曲〉中「蓮花亂臉色，荷葉染衣香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皆可讓人感到：這些採蓮女子簡直就是美麗大自然的一部分。末二句以「亂入」一詞強調荷葉羅裙，芙蓉人面，恍如一體，難以分辨，因而只聞歌聲而不見她們的身姿面影。正是所謂的「菱歌唱不徹，知在此塘中」(崔國輔〈小長干曲〉)。採蓮少女們充滿青春活力的歡樂情緒，也洋溢在這聞歌而不見人的荷塘之中。

除了唐以前詩人所描繪的採蓮女之外，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，也有對採蓮女

子做生動刻畫的佳作，如皇甫松的二首〈採蓮子〉：

> 菡萏香連十頃陂舉棹。小姑貪戲採蓮遲年少。晚來弄水船頭濕舉棹。更脫紅裙裹鴨兒年少。（之一）
>
> 船動湖光灩灩秋舉棹。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。無端隔水拋蓮子舉棹。遙被人知半日羞年少。（之二）

內容都是在描寫採蓮小姑娘的情態。第一首寫這個採蓮女子只顧在船上弄水貪玩，影響了採蓮的勞動。末尾她竟然脫下紅裙，用它來裹水中的鴨子。此時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形象躍然紙上。第二首則是描寫採蓮女子呆呆地望著一個英俊少年，竟忘記了划船，任它自流。最後又無緣無故地隔水給那位少年拋去蓮子，不料被人遠遠地發現了，這使她害羞了好一會兒。詞中的「看」、「拋」、「羞」三字，把一個剛剛萌發愛情的少女神態，描繪得維妙維肖。且這兩首詞中皆用「貪」字，極為傳神。況周頤《餐櫻廡詞話》評說：「詞以含蓄為佳，亦有不妨說盡者。皇甫子奇〈摘得新〉云：『繁紅一夜經風雨，是空枝』語淡而沉痛欲絕。〈採蓮子〉云：『船動湖光灩灩秋，貪看年少信船流。無端隔水拋蓮子，遙被人知半日羞。』寫出閨娃稚憨情態，匪夷所思，是何筆妙乃爾！」[3]除此之外，二首詞也都運用了和聲的聲效，帶出眾少女，營造了熱鬧歡愉的採蓮場面。正如劉永濟《唐五代兩宋詞簡析》所說：「採蓮時，女伴甚多，一人唱『菡萏香連十頃陂』一句，餘人齊唱『舉棹』和之。第二、三、四句亦同。此二首寫採蓮女子之生活片段，非常生動，讀之如見電影鏡頭，將當日採蓮情景攝入，有非畫筆所能描繪者。」[4]

---

[3] 況周頤《餐櫻廡詞話》，見李冰若《花間集評注》，頁五十。
[4] 見張淑瓊主編《唐宋詞新賞》第一輯（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九年），頁五十二。

二、遊女

所謂的「遊女」，一般而言是指郊遊的女子。早在《詩經．周南．漢廣》篇，詩人便以之作為歌詠的題材：「漢有遊女，不可求思。」朱熹於此注曰：「江漢之俗，其女好遊，漢魏以後猶然，如大堤之曲可見也。」又梁武帝〈戲作〉：「宓妃生洛浦，遊女出漢陽。」可知女子出外遊賞之事，自古有之。

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也有多首詞作以遊女作為描述的主角，將其神采風韻作精細地刻畫。如李珣〈南鄉子〉之四：

> **乘彩舫。過蓮塘。棹歌驚起睡鴛鴦。游女帶香偎伴笑。爭窈窕。競折團荷遮晚照。**

詞作中即將南國少女在蓮塘戲遊的畫面呈現在讀者眼前：一艘彩飾華美的遊船，划過碧綠的荷塘，在一陣清脆而嘹亮的棹歌聲中，一對對貪睡的鴛鴦驀地被驚飛起。其中「彩舫」、「蓮塘」、「鴛鴦」，又構成旖旎的南國水鄉風光。詞中的女主角在這優美的自然景致中，更顯示出其天真質樸的性情：美麗的外貌，活潑的個性，荷塘裡盪漾著她們銀鈴般的笑聲。而「偎伴笑」靈活逼真地描繪少女們害羞、嬌憨的神態，更隱含了這群懷春少女對愛情的憧憬。這幅生動的荷塘晚照圖：落日熔金，荷塘弄碧，一群無拘無束的出遊少女，你爭我搶地折取那青翠欲滴的圓圓荷葉，然後高高舉起，遮擋那落日的餘暉，充分將這群遊女姣好窈窕的姿容，唯妙唯肖地描繪出來。

李珣的另一首〈南鄉子〉：

> **傾綠蟻。泛紅螺。閒邀女伴簇笙歌。避暑信船輕浪裡。閒遊戲。夾岸荔枝**

紅蘸水。（之六）

內容描寫了南國性格開朗的女子們，水中蕩舟的聚會場面。首三句所描述的生活，別是一種情調，與「綺筵公子，繡幌佳人」所為迥異，一股南國水鄉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。她們置身於晃蕩的船上，紅螺酒杯中滿溢著清洌的美酒，此刻有人吹笙，有人歌唱，更增添了遊賞的情致。南方遊女健康爽朗的樂觀性格與悠閒自適的生活步調，歷歷在目。其中「避暑信船輕浪裡。閒遊戲。夾岸荔枝紅蘸水。」則說明南方盛夏時節，水邊結滿了鮮豔欲滴的荔枝，一群冶遊的女子泛舟水上藉以消暑的美麗畫面。詞中對女子的容貌、妝扮皆無著墨，然其鮮明的性格卻令人留下無法抹滅的印象。

與上述有別的另類遊女，即是在歐陽炯的〈南鄉子〉詞中所描繪的導遊女子：

洞口誰家。木蘭船繫木蘭花。紅袖女郎相引去。遊南浦。笑倚春風相對語。（之四）

二八花鈿。胸前如雪臉如蓮。耳墜金鐶穿瑟瑟。霞衣窄。笑倚江頭招遠客。（之五）

這兩首詞，為我們刻畫了古代南國導遊女郎的形象。前一首說，在洞口那戶人家門前，木蘭畫船繫在木蘭花樹下，導遊女子身著紅色衣裳為遊人帶路，去南浦遊玩，在春風的吹拂下，他們相對談笑。後一首，描寫一位美麗如花的導遊女郎的形象，天真爛漫，大方活潑。其中「笑倚春風相對語」、「笑倚江頭招遠客」，兩個「笑」字，寫得十分生動，增添了全詞的歡悅氣氛。這類導遊女子，形象健美，個性開朗活潑，又笑容燦爛，十分具有親和力。

三、其他

除了上述的採蓮女、遊女外,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尚有許多女子以不同的樣貌出現在詞人的作品中，如：採紅豆女、商女、淘金女……。

歐陽炯在〈南鄉子〉其六，就描寫了南國少女採擷紅豆的形象：

> **路入南中。桄榔葉暗蓼花紅。兩岸人家微雨後。收紅豆。樹底纖纖抬素手。**

詞作中以近鏡頭的特寫方式，把焦點擺在採收紅豆女子的「纖纖素手」，而沒有著墨描寫少女的全貌，然而從女子雪白纖細的雙手就可以想見該位少女美麗的容貌，尤其一個「抬」字，極為傳神，既見出人的動作，亦傳出人的美姿，真可說是情味雋永。

在孫光憲的〈竹枝〉之一：

> **門前春水**竹枝**白蘋花**女兒。**岸上無人**竹枝**小艇斜**女兒。**商女經過**竹枝**江欲暮**女兒。**散拋殘食**竹枝**飼神鴉**女兒。

詞中描繪到商女飼神鴉的一個畫面。唐詩人劉禹錫〈夜聞商人船中箏〉:「揚州市里商人女，來估江西明月天。」又杜牧〈泊秦淮〉: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〈後庭花〉。」這裡的商女應是指歌女，即賣唱的女子。孫詞中所描繪的南國女子，對其容貌、穿著皆略而不提，呈現出來的是一幕黃昏江邊，賣唱女子在表演完畢後，以殘羹剩飯餵食烏鴉的特殊景致。神鴉隨舟飛舞，拋去食物則銜去，如此奇趣情致，殊覺意趣盎然。另薛昭蘊的〈浣溪沙〉:

越女淘金春水上，步搖雲鬢珮鳴璫，渚風江草又清香。（下片略）

則描寫到淘金女子的形象，詞中對淘金女子的容貌並沒有直接地描寫，而是用側面描寫的手法來表現：說她步搖飾其雲鬢，纖腰配以鳴璫，妝飾華美，再襯以風清草香，由此即可想見越女的丰姿秀雅，光彩照人。

餘如「水上游人沙上女，回顧，笑指芭蕉林裡住」（歐陽炯〈南鄉子〉），「越女沙頭爭拾翠，相呼歸去背斜陽」（孫光憲〈八拍蠻〉），「暗裡回眸深屬意，遺雙翠，騎象背人先過水」、「綠鬢紅臉誰家女，遙相顧，緩唱棹歌極浦去」（李珣〈南鄉子〉）等，也都像一個個電影鏡頭，展現出南國女子的動人形象和真切情意。「它（南國風土）吸引著廣大詞人懷著極大的興奮去追尋、去表現這種新奇本真之美，並且在對風情的觀照、體驗中，滌蕩著自己的情懷，安息一顆躁動的心靈。」[5]

[5] 高鋒：《花間詞研究》，頁八十二。

第二節　南方地區之習俗

一個地區的生活方式、民情風尚，與外在的自然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在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所描述的自然背景大多以江南水鄉為主，因此當地人民的生活模式，總是與水脫離不了關係。從詞作內容中可以得知勞動的方式多為：採蓮、採珠、淘金等，且當地的風俗也有許多與眾不同之處，例如：南人祈賽、騎象過水、乘船避暑、殘食飼神鴉……，饒富有炎方異域的地方色彩。

一、採蓮

蓮，又稱荷，可以食用和入藥，主要生長在湖泊。採蓮，一般流行於江南水鄉。採蓮起於什麼時候，不得而知。漢樂府中的〈江南〉：「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。」可見採蓮在漢代已十分流行。魏晉六朝，採蓮蔚為風氣。詩歌反映的不限於生產性勞動，而且有些包含了男女之間的無限情思。「採蓮南塘秋，蓮花過人頭。低頭弄蓮子，蓮子清如水。」（〈西洲曲〉）以蓮諧憐，賦予採蓮較深的社會意義。又吳歌「青荷蓋綠水，芙蓉葩紅鮮」（子夜變歌）正是形容夏天荷花盛開的景致。而「泛舟芙蓉湖，散思蓮子間」、「朝登涼台上，夕宿蘭池裡。乘月採芙蓉，夜夜得蓮子。」（同上）描寫的都是江南少女採蓮的實際情況，末首更說明了長夜採蓮夕宿蘭池的工作情形。

採蓮固然是一種勞動生產，但其勞動的主體，一般說來是青年女子，其生產對象是有花有實的蓮子，其勞動的環境是水光瀲漾的湖泊，其勞動工具是輕盈的小舟，勞動的過程充滿輕快活潑的氣氛。這一切都易使人產生一種審美意識。人們對美的感受往往暫時抑制了勞動中其他精神負擔，因而許多採蓮詩中經常表現出一種採蓮時的民俗情趣。[6]南朝梁蕭綱的〈採蓮曲〉，也描寫了採蓮時的特殊情致：

---

[6] 參見何立智等選注：《唐代民俗和民俗詩》（北京語文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），頁九。

晚日照空磯，採蓮承晚暉。風起湖難度，蓮多摘未稀。棹動芙蓉落，船移白鷺飛。荷絲傍繞腕，菱角遠牽衣。

即以夕陽餘暉下的蓮塘為背景，採蓮人的勞動身影置於如畫的自然環境中，呈現出一幅色彩鮮明的地方風情畫。在盛開的荷花叢裡，蘭舟輕蕩，觸動了荷花，因此花瓣紛紛落下；同時也驚起了棲息的白鷺鷥，然而此刻起風的湖面，也使採蓮工作更加艱辛了。

此後唐代相沿，採蓮遂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以劉方平的〈採蓮曲〉為例：

落日清江裡，荊歌豔楚腰。採蓮從小慣，十五即乘潮。

詩中透露出採蓮姑娘在傍晚時分，依然勤快地勞動著，且由「從小慣」三字知曉她採蓮動作熟練，更反映出她健康樸實、從小就培養出勤勞的工作習慣，在江南水鄉從事採蓮這一種勞動方式，可說是十分普遍且隨處可見的，連年紀輕輕的小姑娘都可以勝任愉快。又唐朝詩人王昌齡的〈採蓮曲〉其一也記述到當時採蓮的實際狀況：

吳姬越豔楚王妃，爭弄蓮舟水濕衣。來時浦口花迎人，採罷江頭月送歸。

詩中即以春秋戰國時代吳、越、楚三國的美女比喻採蓮的姑娘們，而「爭弄」二字則透露出詩中的採蓮是一種集體勞動。大家在一起爭先恐後，以致把水蕩起，沾濕了衣襟。其中又蘊含了勞動的習俗，即採蓮時大家并船同行，一路相互嘻笑，

歌聲起伏，或歌採蓮，或歌採菱，洋溢著一種歡愉的氣氛。

當然採蓮也宜於個體，只是歷代的採蓮詩中，更多地表現出採蓮的集體性，如「秋江岸邊蓮子多，採蓮女兒并船歌。」（張籍〈採蓮曲〉）除了表現出集體勞動的狀況之外，也將採蓮時的樂趣表現出來。然而採蓮的時間卻很長，可以從清晨工作到夜幕低垂[7]，皓月當空，透露出採蓮人勞動時辛苦的一面。

採蓮的習俗在唐詩中多有反應，從中可以看到採蓮女的勞動生活和情趣，而唐五代花間詞人寫蓮塘的作品，亦頗有特色，絕不遜於唐或以前同類題材的詩。在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有部分作品即以採蓮時的勞動情形為敘述的主題。以李珣〈南鄉子〉之二為代表：

> 蘭棹舉。水紋開。競攜藤籠採蓮來。迴塘深處遙相見。邀同宴。綠酒一巵紅上面。

從這闋詞中可以看到江南水鄉採蓮女子的生活側面。前三句極富動態感，將採蓮女子忙碌的工作狀況扼要點出，其中更用一「競」字，為這項勞動工作增添了不少樂趣。後三句逕寫採蓮後的一個場景：即遠近集結的採蓮女們在工作之餘，飲酒作樂的情景。字裡行間充滿濃重的生活氣息，清新活潑，節奏明快。結語「綠酒一巵紅上面」，尤見酒美、人美，更從中散發出十足的青春活力。

二、採珠

《說文》:「珠，蚌中陰精。」即言蚌殼中晶瑩如玉的圓形顆粒，亦可稱為“珍珠”或“真珠”。大多呈乳白色，且有光澤，由蚌等軟體動物殼內產生，除了是珍貴的裝飾品外，並可入藥。劉恂《嶺表錄異》卷上：「廉州邊海中有洲島，島

[7] 唐代採蓮，習慣於清晨出，薄暮歸，如“日日採蓮去，洲長多暮歸”（王維〈蓮花塢〉）。

上有大池，謂之珠池。每年刺史修貢，自監珠戶入池，采以充貢。……耆舊傳云：太守貪，珠即逃去。采珠皆采老蚌，剖而取珠。如豌豆大者，常珠也；如彈丸者，亦時有得；徑寸照室之珠，但有其說，卒不可遇也。」[8]《述異記》卷上：「越俗以珠為上寶，……合浦有珠市。」[9]《嶺南雜記》：「珠池在濂州海中，取珠人泊舟海港，數十聯絡。天氣晴朗，萬里無雲，同開至池處，以鐵物墜網海底……」[10]以及《異物志》：「合浦民善游、採珠，兒年十餘歲，使教入水，官禁民採珠，巧盜者蹲水底刮蚌，得好珠，吞而出。」[11]上列引文中的廉州與合浦，若據《廣東新語．地語．四市》：「東粵有四市……一曰珠市，在廉州城西賣魚橋畔。盛平時，蚌殼堆積有如玉阜，土人多以珠肉餉客。」[12]所述應是同一地區[13]。因此從上段文字中可知：珍珠自古即被視為珍寶，而珍珠的大小色澤，亦是決定其價值的重要因素，同時也記錄了採珠這一勞動方式自古即有。

唐朝詩人王建所作〈海人謠〉：「海人無家海裡住，採珠役象為歲賦。惡波橫天山塞路，未央宮中常滿庫。」詩中的海人，即採珠之人，因採珠就得潛入海中，飽受險惡天候的危害，而採得的珠子藉由大象馱運只為了繳納歲賦，令人深感同情。鮑溶也曾寫過〈採珠行〉[14]一詩，詩文中採用了《莊子．列禦寇》一文裡的一則寓言故事，敘述千金之珠是產在九重深淵驪龍的頷下，要想採得這樣的珍珠，則要趁驪龍熟睡之後，下海去摘。鮑溶此詩大體就是根據這一傳說寫成。詩中描寫一個採珠人趁驪龍熟睡之後到海宮中採得了這個千金之珠，然而採珠人的

---

[8] 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卷上（廣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），頁五。
[9] 任昉：《述異記》，收錄於《四庫全書薈要》子部第三十三冊小說家類（台灣：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五年），頁二七八之五八。
[10] 見《嶺南雜記》下卷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二十六。
[11] 見《異物志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三。
[12] 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（台灣：學生書局，民國五十七年），頁一一七。
[13]《舊唐書．地理志》中記載了「郡人採珠之所」，即在廣西合浦縣東的南海中，唐代時稱此區域為珠海或珠母海。
[14] 鮑溶〈採珠行〉：「東方暮空海面平，驪龍弄珠燒月明。海人驚窺水底火，百寶錯落隨龍行。浮心一夜生奸見，月值龍軀看幾遍。擘波下去忘此身，迢迢謂海無靈神。海宮正當龍睡重，昨夜孤光今得弄。河伯空憂水府貧，天吳不敢相驚動。一團冰溶掌上清，四面人入光中行。騰華乍搖白日影，銅鏡萬古羞為靈。海邊老翁怨狂子，抱珠哭向無底水。一富何須龍頷前，千金幾葬魚腹裡。鱗蟲變化為陰陽，填海破山無景光。拊心彷彿失珠意，此土為爾離農桑。飲風衣日亦飽煖，老翁擲卻同雞卵。」

父親—一個老採珠人卻很悲傷。他埋怨兒子輕狂，為了發財，居然到海底驪龍頷前取來珍珠。他毫不猶豫、毫無所動，像拋掉雞蛋一樣，又把珍珠拋到海裡。這雖是一個神話傳說，但是從中也反映了採珠人的心理習尚，為了交納賦稅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，只好鋌而走險，到深海裡去採珠。藉著王建〈海人謠〉與鮑溶的〈採珠行〉，都描繪出採珠這一種勞動方式除了辛苦之外，也隱含了重重的危機，更藉此反映出深沉的社會問題，頗能發人深省。

在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作中，也有記載到採珠這一個勞動習俗，與上述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隱含了深沉的社會意義，而李珣〈南鄉子〉之三：

> 歸路近，扣舷歌，採珍珠處水風多。曲岸小橋山月過，煙深鎖，荳蔻花垂千萬朵。

卻將焦點擺在採珍珠的勞動者、乘船歸來的喜悅心情，詞中充滿勞動歡愉情趣的氣氛。也描寫到採珍珠之處的外在環境“水風多”，暗示了採珠者辛苦的一面。且整首詞所描繪的畫面有很鮮明的南國特徵，採集珍珠、曲岸小橋、荳蔻花開，在北國是沒有的。

三、淘金

淘金，即用水淘洗沙金，以選取金屑。關於淘金的習俗，可見於《魏書．食貨志》：「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，常於漢水沙淘金，年終總輸。」[15]在唐朝詩人劉禹錫的〈浪淘沙〉其六，亦有提及淘金一事：「日照澄洲江霧開，淘金女伴滿江隈。美人首飾侯王印，盡是沙中浪底來。」正描寫一群勞動少女，結伴到沙灘上去淘金的情景。首二句富有詩情畫意，清晨時分，金色陽光映射著江面，把一層

[15]《魏書》卷一一〇〈食貨志〉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六十九年），頁二八五七。

薄霧漸漸化開，成群結隊的少女聚集在江邊彎曲的地方，開始了一天的辛勤勞動。短短的兩句，點明了淘金女的工作時間與地點，亦生動地勾畫出淘金女勞動的畫面，其中「滿」字，形容淘金女工人數之多，和上述採蓮情景相同，皆屬於集體性的勞動方式。根據李調元《雨村詞話》卷一所載：「古淘金多婦女，大約出於兩粵土俗。毛文錫〈中興樂〉詞云“荳蔻花繁……”，皆粵中俗也。」[16]又許渾〈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寺〉詩：「洞丁多斫石，蠻女半淘金。」亦提到女子淘沙揀金的事。可知淘金這一勞動，大多以南方水鄉為背景，而勞動者以年輕女子居多，這也從中反映出此一地域的生活習俗。

《花間集》中淘金一事則見於毛文錫〈中興樂〉：

> 荳蔻花繁煙艷深，丁香軟結同心。翠鬟女，相與，共淘金。 紅蕉葉裡猩猩語，鴛鴦浦。鏡中鸞舞，絲雨，隔荔枝陰。

以年輕女子相約淘金為主題，並將淘金的外在環境，做詳盡的介紹：在美人蕉的紅花叢中，有猩猩的啼叫聲，而鴛鴦棲息的水濱也在附近。淘金女在水平如鏡之處活潑嬉戲，其倩影映照水面，就如同鸞鳳翩翩起舞的樣子。結語尤其別出心裁，描寫了這一群淘金少女，因為濛濛細雨，而紛紛躲避在濃密的荔枝樹蔭下的情形。這種場景是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的，然在此寫來卻也饒富情趣，將淘金女子在勞動的同時，那種活潑嘻笑的情態描繪出來。真所謂「全首寫風土，如入炎方所見」[17]（《栩莊漫記》語）。

---

[16] 李調元：《雨村詞話》卷一，見《詞話叢編》第四冊，頁一四〇五。
[17] 見李冰若：《花間集評注》（上海：開明書局，民國二十四年），頁一一九。

四、其他

《花間集》的風土詞作中，也有一部分的詞作反映出某些地域的生活風俗。「從風俗對文學的影響來說，一個民族的生活風俗可以說是一個民族文學形成的土壤，只要文學反映現實生活，它就必然會作為一種生活機制而進入文學作品中，豐富著文學作品的內容。」[18]藉由此說，可以想見當詞人置身於某個環境時，當地的風土民情、生活習俗，也會自然而然的從其創作中反映而出。因此，文學對風俗的傳承發生了重要的作用。文學作品以其特殊的形式記載著各種風俗，在生活流傳過程中，超越時空的限制，以一定的風土物象與民俗觀念，去感染人、薰陶人，使得一定的風俗能世代相襲和傳承。以唐代詩人王維的〈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〉為例，千百年來把重陽登高、插茱萸的習俗傳承下來，而且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的民俗情感也一直感染和薰陶著遠離家鄉的遊子。以下還有幾種習俗散見於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，如孫光憲的〈菩薩蠻〉：

> **木棉花映叢祠小。越禽聲裡春光曉。銅鼓與蠻歌。南人祈賽多。　客帆風正急。茜袖隈牆立。極浦幾迴頭。煙波無限愁。**

詞作中除了描寫蠻鄉景物之外，也紀錄了南方人的祀神習俗，而詞人也採用了許多饒富地域特色的字詞，如「銅鼓」與「蠻歌」，營造出在銅鼓聲與民歌聲鼎沸而起時，一片歡快熱鬧的景象。誠如《栩莊漫記》所云：「南國風光，躍然紙上。」[19]又溫庭筠的〈河瀆神〉其三，也有述及此類迎神賽會的場面：

> **銅鼓賽神來，滿庭幡蓋徘徊。水村江浦過風雷，楚山如畫煙開。**

---

[18] 何立智等選注：《唐代民俗和民俗詩》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），頁一。
[19] 見李冰若：《花間集評注》，頁一八五。

從中我們可以看到：幡旗、華蓋布滿庭院。不久，只見迎神之車，行如風，聲如雷，駛於水村江浦間，過後煙消霧散，露出楚山如畫的風采。這種賽神時的鑼鼓喧天、人群聚集的熱鬧景象，可說是歷歷在目。諸如此類的詞作，除了將詞人主觀的情感抒發出來外，也客觀地將一時一地的風俗習尚，呈現在讀者的眼前。

除了上述的祈賽風俗之外，在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作中也有一些彰顯地域生活特色的記載，例如李珣在〈南鄉子〉之十裡記述了南方人有騎象渡水的習俗：

騎象背人先過水。

突顯出當地與眾不同的交通、運輸方式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又從〈南鄉子〉之五：

避暑信船輕浪裡。

也可知南方人在酷熱的夏季時，有乘船避暑的特殊習俗。另外值得一提的，是南方尚有一種極富地方色彩的工作方式：「採香」。該地的人們以到深洞裡採香為業，如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七：

袖歛鮫綃，採香深洞笑相邀。

按《佩文韻府》卷二二上引《水經注》：「朱吾以南有文郎人，野居無室宅，依樹止樹，採香為業，與人交市，若上皇之民矣。」[20]這種工作方式，十分與眾不同。

[20] 見《佩文韻府》卷二二上〈香〉（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五年），頁九七三。

再者孫光憲〈竹枝〉詞其一：

商女經過竹枝江欲暮女兒。散拋殘食竹枝飼神鴉女兒。

述及巴陵一帶，土人餵食神鴉的特殊風俗，正因為當地人認為烏鴉具有神性，所以稱其為神鴉，故而餵食。在杜甫〈過洞庭湖〉一詩也有類似的記載：「護堤盤古木，迎棹舞神鴉。」清人仇兆鰲注引《岳陽風土記》云：「巴陵鴉甚多，土人謂之神鴉，無敢弋者。」又注：「神鳥在岳州南三十里，群鳥飛舞舟上，或撒以碎肉，或撒以豆粒，食葷者接肉，食素者接豆，無不巧中。如不投以食，則隨舟數十里，眾鳥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，此其神也。」實在是蔚為奇觀。俞陛雲在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》中亦曾對此抒發一己的親身經驗：「神鴉純黑，有黃色約其半身如帶，隨客舟飛舞，不避人，拋食輒銜去。昔年在川、楚江行親見之。」[21]

諸如此類的風土詞作，都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，也藉著這些詞人之筆，讓後代的讀者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，重現當時當地的生活樣貌。

[21] 俞陛雲：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七年），頁一三六。

第三節 天南水鄉之生活

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，洋溢著一股濃厚的水鄉生活情調，置身在這種如畫的江南水村中，人們的心境是悠閒自適的，而山水田園的趣味也是隨處可得的。

一、山水田園的趣味

喜歡中國清遠絕倫的山水畫者，必定也忘不了陶淵明那些極富山水田園之美的佳作。其中〈歸園田居〉:「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巔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閑。」詩中所刻畫出來的圖景，彷彿是人間的世外桃源：清新自然的鄉村風光，淳樸可親的民風人情，在在喚醒人們對大自然的孺慕之情，置身在山水田園裡的雋永情味，於該詩中可說是一覽無遺。

可見徜徉在山水田園裡，不僅可以欣賞大自然的好山好水，而在淳樸恬靜的山村水鄉中，也有值得一再玩味的樂趣。唐朝詩人王維在晚年的時候，就曾將在輞川一帶隱居的生活概況，藉著詩文流露出村居的樂趣。以其〈山居秋暝〉為例：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」內容描寫出山村秋天傍晚雨後的景色：山雨初霽，萬物為之一新，初秋的黃昏，空氣清新，景色優美，皎潔的月光，照著蒼翠的松林；清洌的山泉，淙淙流過山石之上，猶如一條潔白無瑕的素練，在月光下閃閃發光，呈現出幽清明淨的自然美。此時竹林裡傳來了一陣陣洗衣女子的歌聲笑語，而荷葉輕顫，原來是漁舟划動水波盪漾使然。在這青松明月之下，在這翠竹青蓮之中，生活著這樣一群無憂無慮、勤勞善良的人們。這純潔美好的生活圖景，充分流瀉出置身山林之中，進而享受山林之樂的情趣。

在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作中，能將田園生活樂趣，作深入描繪的，首推孫光憲的〈風流子〉:

茅舍槿籬溪曲。雞犬自南自北。菰葉長，水荭開，門外春波漲綠。聽織，聲促。軋軋鳴梭穿屋。

首句，即以三組名詞勾勒出一幅農家圖景：幾間茅舍築在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旁，茅舍的周圍是一圈木槿樹密密排植而成的籬笆。在院子內，雞鳴狗吠，互相追逐。春天早已來到，籬外小溪中，流水潺潺，綠波盪漾；溪邊的菰葉茂密，水荭花正盛開。此時從茅舍裡又傳出來軋軋的織布機聲，更增添了農家生活的氣氛。詞人可能是路經此地，目睹了這一恬靜自適的鄉村農織圖，充分展現出生活於山水田園中的深幽樂趣，這一幕有聲有色、淳樸美麗的田園風光，頗耐人尋味。再如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一：

嫩草如煙。石榴花發海南天。日暮江亭春影綠。鴛鴦浴。水遠山長看不足。

呈現出南國山水田園的自然景色：碧草如煙，與天相接，詞人彷彿運用了潑墨構圖法，描繪出一個綠意盎然的場景。在這一片綠意盎然的天地中，到處盛開著火紅的石榴花，這種艷紅與碧綠的映襯，給視覺造成一個強烈的震撼。傍晚的江邊，夜色低垂，山轉黛色，水變深綠，江面上蕩起一圈圈的漣漪，原來是鴛鴦正在快樂地洗浴。眼前的山水田園美景，真是百看不厭，值得再三玩味。詞中雖然僅是描寫了南方水鄉的自然美景，但字裡行間卻流露出對閑淡恬靜生活的嚮往與熱愛。

二、悠閒自適的心境

東晉詩人陶淵明的名句：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（〈飲酒詩〉）將置身於山水園林之中那種悠閒自適的心境充分流露出來。而王維的〈渭川田家〉：「斜光照墟落，窮巷牛羊歸。野老念牧童，倚仗候荊扉。雉雊麥苗秀，蠶眠桑葉稀。

田夫荷鋤至，相見語依依。即此羨閒適，悵然吟式微。」詩中也洋溢著嚮往農村生活那種安閒恬適的情懷。詩人一開頭，先描寫夕陽斜照村落的景象，渲染出暮色蒼茫的濃烈氣氛，接著描繪了牛羊徐徐歸村的情景。這時一幅溫馨的畫面，令人動容：柴門外，一位慈祥的老人拄著枴杖，等候著放牧歸來的小孩。麥田裡野雞鳴叫著；桑葉稀疏之際，蠶也開始吐絲了。農夫們三三兩兩，扛著鋤頭從田裡歸來，在田間小路上閒話家常。這種與世無爭，閒適淡遠的生活情調，自古至今，一直被人們所傳頌著。

在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作中，亦不乏此類的名篇，如李珣的〈南鄉子〉之六：

雲帶雨，浪迎風。釣翁回棹碧灣中。春酒香熟鱸魚美。誰同醉。纜卻扁舟篷底睡。

即以漁夫為主角，將那種悠閒自適的心境，做透徹的詮釋。詞作起首六個字，描繪風雲變色，烏雲帶來了暴雨，水面上風捲浪起，雖少了詩情畫意，卻給人以更多的生活真實感，於是我們看到了「釣翁回棹碧灣中」的合理反應。春天釀製的美酒，飄出濃濃的香味；新烹的鱸魚，滋味異常鮮美。不知不覺中，已經酒足飯飽，而酒意也漸濃，這時索性將小舟繫了，在船篷下酣睡一場。如此無拘無束的愜意生活，在漁夫隨興自在的行為舉止中，感召著每位讀者的心，令人心生嚮往。再如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七：

袖斂鮫綃。採香深洞笑相邀。藤杖枝頭蘆酒滴。鋪葵蓆。荳蔻花間趖晚日。

描寫了採香人，在勞動之餘，依樹小憩，即席就坐，邀人喝酒的盛情；而酒後微醺，即率性地酣眠於夕陽餘暉下的荳蔻花叢中。這種任真自得的生活情趣，迥異

於錦官城中的聲色犬馬，展現出與世無爭的悠然心境。其中的「蘆酒」，即以蘆管吸酒。而「趖」，音梭，行走、移動之意。（一說日西落。）《說文》段注：「今京師人謂日跌為晌午趖。」

這類風土詞作，往往寄託了詞人嚮往回歸自然的情懷，而南國的生活步調如此的悠閒，民風如此的樸實，看在詞人眼中，一切都那麼的美好，這也正是風土詞作清新迎人，值得再三玩味的最大原因之一。

第四節　炎方異域之風物

從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作中，可以欣賞到極富地方色彩的南國風物，如種類繁複的芳草佳木，光彩紛呈的花卉果物，溫馴可親的珍禽異獸，精巧新奇的日用器物……，這些炎方異域的特殊風物，琳瑯滿目，著實令人眼界大開，嘆為觀止。藉由這些南國的土著風物，更足以顯示出炎方蠻地的新奇和真樸。

一、植物

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，所述及的植物種類多樣，以花卉而言，如：荳蔻花、蓼花、木棉花、石榴花、刺桐花、槿花、白蘋花、丁香……，以草木來看則有：桄榔、荔枝、紅豆，菰、水葒、……，致使風土詞作中洋溢著一股濃郁的馨香、盎然的綠意與花團錦簇的畫面。

（一）荳蔻花

荳蔻，即草荳蔻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高丈許，外形似芭蕉；夏季開花，初如芙蓉，葉漸展而花漸出，花生葉間，有深紅、黃、白色。秋天結實，種子有香味，可入藥，產於嶺南一帶。南方人取其花尚未大開者，名含胎花，言尚小如妊身，往往用來比喻年輕貌美的女孩，如：杜牧〈贈別〉：「娉娉嬝嬝十三餘，荳蔻梢頭二月初。」在寫景記俗的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中，荳蔻花的嬌豔姿態，曾出現在多數詞人的作品裡，如：李珣〈南鄉子〉之三：「煙深鎖。荳蔻花垂千萬朵。」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七：「鋪葵蓆。荳蔻花間趂晚日。」皇甫松〈浪淘沙〉：「蠻歌荳蔻北人愁。」以及毛文錫〈中興樂〉：「荳蔻花繁煙艷深。」這些詞作都以荳蔻花入詞，以寫真的筆觸來描繪荳蔻花盛開時，那種花團錦簇、美不勝收的畫面。可知在南國水鄉地區，荳蔻應是極為普遍且常見的植物。

（二）蓼花

蓼，又名水蓼，為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於江南水濱盛長，秋天時開紅或白色的五瓣小花。常以艷紅醒目的姿態出現在文人的詩詞裡，如鄭谷〈蓼花詩〉：「簇簇復悠悠，年年拂漫流。差池伴黃菊，冷淡過清秋。」白居易〈竹枝〉：「巴東船舫上巴西，波面風生雨腳齊。水蓼冷花紅簇簇，江蘺濕葉碧淒淒。」溫庭筠〈溪上行〉：「風翻荷葉一向白，雨濕蓼花千穗紅。」皆以秋雨中濕紅的鮮豔蓼花入詩，烘托出江面上淒清迷離之景，此種表現手法在薛昭蘊的風土詞作中亦可窺見：「紅蓼渡頭秋正雨。」（〈浣溪沙〉之一）可知水蓼花鮮紅奪目的特色，往往吸引了騷人墨客專注的眼神。江貞白〈江上曉吟〉：「曉露滿紅蓼」與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六：「桄榔葉暗蓼花紅」也都將焦點集中於那一抹艷紅。因此在江南秋季，水邊的殷紅蓼花，無形中已構成一幅極富地方色彩的風情畫[22]。

（三）木棉花

木棉，一作木綿，亦稱紅棉、攀枝花、英雄樹，屬於熱帶落葉喬木。初春開花，大而紅，結實為圓形蒴果；種子表皮有白色纖維，質地柔軟，可取而製作枕心、墊褥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六〇引晉郭義恭《廣志》：「木棉樹赤華，為房甚繁，偪側相比，為綿甚軟，出交州永昌。」[23]清高士奇《天祿識餘》卷四：「南中木棉樹大盈抱，花紅似山茶而蕊黃，花片極厚。」[24]又楊慎《丹鉛雜錄．木棉》：「張勃《吳錄》云：『安定縣有木棉樹，實如酒杯，口有綿可作布。』」[25]都將木棉花的外觀、特色作詳實的紀錄。除此之外，在詩人的作品中也可說是屢見不鮮：元稹〈送嶺南崔侍御〉：「火布垢塵須火浣，木棉溫軟當綿衣。」李商隱〈李衛公〉：「今日置身歌舞地，木棉花發鷓鴣飛。」或取木棉潔白之綿絮，或取其火紅之花

---

[22] 孫光憲〈浣溪沙〉：「蓼岸風多橘柚香」即是以秋天開滿蓼花的岸邊為描述的背景。
[23] 李昉：《太平御覽》（台北：新興書局，民國四十八年），頁四一五六。
[24] 高士奇：《天祿識餘》（海南：海南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），頁三十七。
[25] 楊慎：《丹鉛雜錄．續錄》卷之八〈木棉〉（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四十五年），頁一〇六。

朵，各具韻致。孫光憲〈菩薩蠻〉：「木棉花映叢祠小，越禽聲裡春光曉。」即藉著春季裡熱情盛開的火紅木棉花為背景，將炎方異域的水村風光，烘托得極具特色。

（四）桄榔

桄榔，俗稱砂糖椰子，南方常綠高大喬木名。似棕櫚而多節，葉生在枝杪，呈羽狀複葉。肉穗花序之汁可製糖，莖中之髓可製澱粉，棕毛可編繩或製刷子。唐劉恂《嶺表錄異》卷中：「桄榔樹生廣南山谷，枝葉并繁茂，與棗、檳榔等樹小異。然葉下有鬚，如粗馬尾。廣人採之，以織巾子。其鬚尤宜鹼水浸漬，即粗脹而韌，故人以此縛舶，不用釘線。木性如竹，紫黑色，其文理而堅，工人解之，以製博弈局。……此樹皮中有屑如麵，可為餅食之。」[26]段成式《酉陽雜俎．續集》卷十：「古南海縣有桄榔樹，峰頭生葉，有麵，大者出麵百斛，以牛乳噉之，甚美。」[27]海南人俗語：「檳榔為酒，桄榔為飯。」又說：「食有麵木，飲有酒花。」白居易〈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〉：「麵苦桄榔製，漿酸橄欖新。」與《文選》左思〈蜀都賦〉：「麵有桄榔」[28]說法一致。

李德裕〈謫嶺南道中作〉：「嶺水爭分路轉迷，桄榔椰葉暗蠻溪。」詩中述及桄榔樹這種植物葉色墨綠的特點，與歐陽炯在〈南鄉子〉之六：「桄榔葉暗蓼花紅」詞中所描述的特色相同，寫作手法也極其類似。

（五）紅豆

紅豆，即相思子，相思木所結的果實。實成莢，子大如豌豆，微扁，色鮮紅或半紅半黑。《文選》左思〈吳都賦〉：「楠榴之木，相思之樹。」李善於此注引

---

[26] 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卷中（廣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），頁十七。
[27] 段成式：《酉陽雜俎．續集》卷十（台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七十二年），頁二八六。
[28] 見《文選》第四卷左思〈蜀都賦〉，李善於此注曰：「木中有屑，如麵，可食。」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六〇。

《異物志》:「相思，大樹也，材理堅，斜斫之則文，可作器；其實如珊瑚，歷年不變。」[29]唐李匡義《資暇集》卷下：「豆有圓而紅，其首烏者，舉世呼為相思子，即紅豆之異名也。其木斜斫之則有文，可為彈博局及琵琶槽。其樹也，大株而白枝，葉似槐。其花與皂莢花無殊，其子若稨豆，處於莢中，通身皆紅。李善云：『其實赤如珊瑚是也。』」世人於是以為愛情或相思的象徵物。王維詩〈相思〉即以此為題：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？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。」然歐陽炯則以寫實的眼光，將南方鄉村女子在微雨過後，採收紅豆的動人情景描繪出來：「兩岸人家微雨後，收紅豆，樹底纖纖抬素手。」（〈南鄉子〉之六）詞中所指的紅豆，若以實用性質來考量，可能不是相思子，而是食用極為普遍的豆類。這種紅豆同樣產於嶺南，秋日開花，其實成莢，子大略小於豌豆，顏色呈鮮紅，故俗以此稱之。

（六）荔枝

《嶺表錄異》卷中：「荔枝，南中之珍果也。梧州江前有火山，上有荔枝，四月先熟，核大而味酸。其高、新州與南海產者最佳，五六月方熟，形若小雞，近蒂稍平，皮殼殷紅，肉瑩寒玉。」[30]與《異物志》引《太平御覽》九百七十一：「荔枝為果多汁，味甘絕口。又小酸，所以成其味，可飽食，不可使厭，生時大如雞子，其膚光澤。皮中食乾則醮，小則肌核，不如生時奇，四月始熟也。」[31]文中對荔枝的產地、果實的外觀皆有詳實的記載。荔枝是一種極富南方色彩的植物，亦曾是楊貴妃的最愛，唐詩中有不少作品即以此作為發揮：杜甫〈解悶十二首〉:「先帝貴妃今寂寞，荔枝還復入長安。」又杜牧〈過華清宮絕句〉: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而白居易〈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〉則是以寫實的方式，將荔枝的生長、花卉、果實與滋味作生動的描繪：「奇

---

[29] 見《文選》第五卷左思〈吳都賦〉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六七。
[30] 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卷中（廣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），頁十九。
[31] 見《異物志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十一。

果標南土，芳林對北堂。素華春漠漠，丹實夏煌煌。」（記述生長狀況）「星綴連心朵，珠排耀眼房。紫羅裁襯殼，白玉果填瓤。」 （描繪荔枝的果實）「潤勝蓮生水，鮮於橘得霜。燕支掌中顆，甘露舌頭漿。」（敘述荔枝的鮮美滋味）。

《花間》風土詞中也有述及荔枝的作品，如李珣〈南鄉子〉之五：「避暑信船輕浪裡，閒遊戲，夾岸荔枝紅蘸水。」除了洋溢著悠然自適的閒情逸致外，詞中鮮紅欲滴的蘸水荔枝尤其奪人眼目。又毛文錫〈中興樂〉：「絲雨，隔荔枝陰。」亦以荔枝入詞，呈現出濛濛細雨中碧綠與艷紅相襯的荔枝形象，具有濃厚的南國色彩。《栩莊漫記》云：「『夾岸荔枝紅蘸水』，設色明蒨，非熟於南方景物不能道。」[32]

（七）刺桐

刺桐，又名海桐，原產於印度、馬來西亞等南方地區的喬木。外觀與梧桐極為接近，但其枝幹間有圓錐形的棘刺，故名。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十五：「海桐，釋名：刺桐。（李）珣曰：『生南海山谷中，樹似桐而皮黃白色，有刺，故以名之。』」[33]又引陳翥《桐譜》所載：「刺桐生山谷中，文理細緊，而性喜拆裂，體有巨刺，其實如楓。」[34]花朵呈現深紅色，舊時多以入詩。如李郢〈送人之嶺南〉：「回望長安五千里，刺桐花下莫淹留。」與朱慶餘〈南嶺路〉：「經冬來往不踏雪，盡在刺桐花下行。」乃至蘇軾〈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詩〉：「記取城南上巳日，木棉花落刺桐開。」孫枝蔚〈論詩〉：「紙作牡丹工剪刻，何如階下刺桐花。」而李珣〈南鄉子〉之十：「相見處，晚晴天，刺桐花下越臺前。」可知刺桐是極具地方色彩的南方植物之一。

---

[32] 見李冰若：《花間集評注》（上海：開明書局，民國二十四年），頁二三五。
[33] 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十五〈木部〉（台北；新文豐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六年），頁五十七。
[34] 同上注，頁五十八。

（八）石榴

石榴，原名安石榴。落葉灌木，夏初開花，實為球狀，赤色有黑斑，熟則自裂。陸機〈與弟書〉：「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，得涂林安石榴也。」又《初學記》卷二十八引晉張華《博物志》卷六：「張騫使西域還，得安石榴。」[35]夏侯湛〈石榴賦〉：「覽華圃之嘉樹兮，羨石榴之奇生。」潘尼〈安石榴賦〉：「安石榴者，天下之奇樹，九州之名果，是以屬文之士，或敘而賦之。蓋感時而騁思，睹物而興辭。……朱芳赫奕，紅萼參差；含英吐秀，乍含乍披。遙而望之，煥若隋珠耀重川；詳而察之，灼若列宿出雲間。」而李賀〈綠章封事〉詩：「石榴花發滿溪津，溪女洗花染白雲。」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一：「嫩草如煙，石榴花發海南天。」即是描述嶺南一帶，艷紅如火的石榴花，正值盛開的壯麗之景，給人一種過目難忘的鮮明印象。

（九）紅蕉

紅蕉，一名美人蕉。據宋祁《益部方物略記》：「紅蕉花，於芭蕉蓋自一種，葉小而花鮮明可喜。蜀人語染深紅者謂之蕉紅，蓋仿其殷麗云。」[36]《桂海虞衡志．志花》：「紅蕉花，葉瘦類蘆箬，心中抽條，條端發花。葉數層，日拆一兩葉。色正紅，如榴花、荔子，其端各有一點鮮綠，尤可愛。春夏開，至歲寒猶芳。」[37]又《嶺南雜記》：「紅蕉，中抽一花，如蓮蕊，葉葉遞開，紅赤奪目，久而不謝，名百日紅。」[38]柳宗元〈紅蕉詩〉：「晚英值窮節，綠潤含朱光。以茲正陽色，窈窕凌清霜。」綜合上述引文，可令讀者對紅蕉這一植物有更深入的認識。白居易〈東亭閒望〉：「綠桂為佳客，紅蕉當美人。」即以紅蕉與美人相媲美。毛文錫〈中興樂〉：「紅蕉葉裡猩猩語」詞中的紅蕉，則以寫實的方式展現在讀者眼前。

---

[35] 見《初學記》卷二十八（台北：鼎文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一年），頁六八三。
[36] 宋祁：《益部方物略記》，收錄於《欽定四庫全書》子部一八五雜家類〈說郛〉卷六十七下（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二年）。
[37] （宋）范成大：《桂海虞衡志．志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年），頁一六。
[38] 見《嶺南雜記》下卷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三十八。

（十）其他

除了上述的花果植物外，在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二：「畫舸停橈，槿花籬外竹橫橋。」詞中描繪了南方人慣以槿花為籬的特殊景致。槿花，即木槿花。《玉篇》：「槿，木槿，花朝生夕隕，可食。」[39]槿，屬於灌木類，因此可植而為籬，稱為槿籬。沈約〈宿東園〉：「槿籬疏復密，荊扉新且故。」十分具有鄉野之趣。又王維〈春過賀遂員外葯園〉：「前年槿籬故，今作葯欄成。」趙殿成箋注引《通志略》：「木槿，人多植庭院間，亦可作籬，故謂之槿籬。」與上述說法一致。

孫光憲〈風流子〉：「菰葉長，水葒開。」描述了春天溪畔的特殊景致，饒富鄉土之趣。菰，多生於南方水澤中，高五、六尺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嫩莖即茭白，可作蔬菜，到秋天時結實，稱為菰米，可以煮食。沈約〈詠菰詩〉：「結根布洲渚，垂葉滿皋澤。匹彼露葵根，可以留上客。」而水葒，又名葒草，一年生草本植物，高五、六尺，莖有毛，花為白色或粉紅色，也是濱臨水邊而生的植物。

孫光憲〈八拍蠻〉：「（孔雀）怕人飛起入丁香」與毛文錫〈中興樂〉：「丁香軟結同心」詞中皆以寫實的方式述及丁香。丁香，常綠喬木，葉子長橢圓形，花白或紫，果實長球形，種仁由兩片形狀似雞舌的子葉抱合而成，可以作香料和藥品，或稱雞舌香。杜甫〈江頭五詠〉：「丁香體柔軟，亂結枝猶墊。」

二、動物

《花間集》風土詞的作者，在寫景紀俗的同時，往往以當地的禽鳥魚獸入詞，達到以動襯靜的效果，進而增添詞作中的動態感。如：羽色斑斕的孔雀、拙重可親的大象、啼聲淒切的猩猩、成雙成對的鴛鴦、滋味鮮美的鱸魚……，目不暇給的珍禽異獸，為南國的水驛鄉村平添一股旺盛的生命力。

---

[39] 見《玉篇》卷中〈木部〉第一百五十七（中華書局，民國五十五年）。

（一）孔雀

孔雀，鳥名，產於雲南。雄鳥頸部羽毛呈綠色，多帶有金屬光澤。尾毛延長成巨大尾屏，上具五色金翠錢紋，開屏時如彩扇，尤為艷麗。雌鳥則無尾屏，羽色較遜。《嶺南雜記》：「孔雀，產廣西，而羅定山中間或有之。雌者尾短無金色，雄者尾大而綠，金翠奪目。其毛羽初春而生，四月後復凋，與花相榮衰，然自愛其尾。」[40]《異物志》引《太平御覽》九百二十四：「孔雀，形體既大，細頸隆背似鳳凰，自背及尾，皆作員文，五色相繞，如帶千錢。文（尾）長二三尺，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，足有距栖，遊岡陵，迎晨則鳴相和。」[41]漢劉向《說苑．雜言》：「夫君子愛口，孔雀愛羽。」[42]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三：「孔雀自憐金翠尾，臨水，認得行人驚不起。」即描繪出孔雀顧影自憐的有趣畫面。俞平伯《唐宋詞選釋》上卷對此特作說明：「孔雀臨水看見有人來，嚇了一跳，又似乎認得他，依然不動，還在那裡照影自憐。讀“驚”字略斷，句法曲折，寫孔雀姿態如生。」[43]譚獻評《詞辨》：「“認得行人驚不起”，頓挫語似直下。“驚”字倒裝。」[44]又孫光憲〈八拍蠻〉：「孔雀尾拖金線長，怕人飛起入丁香。」將孔雀炫人耀眼的斑斕羽色，以及遇人受驚的生動場面，靈活靈現地刻畫出來。詞中更透露出孔雀於南粵一帶，乃屬於特有禽鳥。而一般女孩子更是喜歡撿拾其掉落的美麗羽毛以為裝飾，在南方也算是地方奇觀。

又《本草．釋名》：「孔雀，越禽。」[45]武元衡〈韋令公時孔雀〉：「荀公昔居此，故巢留越禽。動搖金翠尾，飛舞碧梧陰。」李德裕〈謫嶺南道中作〉：「不堪腸斷思鄉處，紅槿花中越鳥啼。」皆以越禽（鳥）來稱代孔雀。而孫光憲在〈菩

---

[40] 見《嶺南雜記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三十八。
[41] 見《異物志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五。
[42] 劉向：《說苑》卷十七〈雜言〉（世界書局，民國五一年），頁一四四。
[43] 俞平伯：《唐宋詞選釋》，見《俞平伯全集》第四卷（河北：花山文藝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），頁一九〇。
[44] 譚獻：《復堂詞話》，收錄於《傳世藏書．集庫．文藝論評》（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中心，一九九〇年），頁二〇〇九。
[45]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十九〈獸部〉（台北；新文豐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六年），頁六三六。

薩蠻〉之五一詞中，也有類似的用法：「越禽聲裡春光曉」[46]。

（二）大象

象，動物名。《說文》：「象，南越大獸，長鼻牙，三年一乳，象耳牙四足尾之形。」《桂海虞衡志．志獸》：「象，出交阯山谷，惟雄者則兩牙。」[47]對於象的產地、外觀與繁殖狀況皆有敘述。《爾雅．釋地》：「南方之美者，有梁山之犀象焉。」疏：「犀象二獸，皮、角、牙、骨，材之美者也。」紀錄了南方的犀、象，其皮角牙骨，被視為珍貴之物。又《本草綱目》〈獸部〉卷五一：「時珍曰：『象出交、廣、雲南及西域諸國。野象多至成群。番人皆畜以服重，酋長則飭而乘之。』」[48]杜洩〈馴象賦〉：「維彼馴象，產乎南夷。其形大也，因地而受氣；其性順也，從心之所資。食豐草於幽巖之麓，飲清流於長江之渚。不忌於人，如得其時。」因此在李珣〈南鄉子〉之十：「騎象背人先過水」，描寫出南方女子有騎象渡水的特殊習俗，也可確知大象在當地人勞動之際，扮演了極為重要的交通運輸角色。目前滇緬、泰國一帶，仍保有騎象的習俗，形成極有地域色彩的勞動景致。

（三）猩猩

關於猩猩的相關紀錄最早可見於《禮記．曲禮上》：「猩猩能言，不離禽獸。」晉張華《博物志》卷三：「猩猩若黃狗，人面能言。」[49]《文選》左思〈蜀都賦〉：「猩猩夜啼。」李善注：「猩猩生交趾封溪，似猿，人面能言語，夜聞其聲如小兒啼。」[50]郭璞〈猩猩贊〉：「能言之獸，是謂猩猩。厥狀似猴，號音若嬰。」皆以猩猩的啼聲作為紀錄的重點。又李白〈遠別離〉：「日慘慘兮雲冥冥，猩猩啼煙

---

[46] 越禽，除專指孔雀外，有時也可泛指南方的禽鳥。
[47] （宋）范成大：《桂海虞衡志．志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年），頁一三。
[48] 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五十一〈獸部〉（台北；新文豐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六年），頁二三〇。
[49] 張華《博物志》，收錄於《四庫全書薈要》子部第三十三冊雜家類，頁二七七之七〇四。
[50] 《文選》第四卷左思〈蜀都賦〉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五七。

兮鬼嘯雨。」與張籍〈賈客樂〉:「秋江初月猩猩語，孤帆夜發瀟湘渚。」焦點亦擺在猩猩淒涼的啼叫聲，表現出在苦雨不止的深夜裡，猩啼令人益發悲愁的情感。這種表現手法與李珣〈南鄉子〉之八:「行客待潮天欲暮，送春浦，愁聽猩猩啼瘴雨。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又毛文錫〈中興樂〉一詞中在描述淘金少女的工作環境時，亦有述及類似的主題:「紅蕉葉裡猩猩語」，同樣以雨中的猩猩啼叫聲來營造環境的氣氛，進而反映出詞作中主角的心情寫照。

（四）鴛鴦

鴛鴦，水鳥名。雄稱鴛，雌稱鴦。多棲息於水邊，捕食魚類，止則相耦，飛則成雙，相偕終老。《詩經．小雅．鴛鴦》:「鴛鴦于飛，畢之羅之。」即描述鴛鴦雙宿雙飛的特質。而歷代文人在其詩詞中，對鴛鴦的刻畫，或以寫實的方式描繪其形體姿態之美，或藉以點綴宜人的自然風光，如李賀〈塘上行〉:「藕花涼露濕，花缺藕根澀。飛下雌鴛鴦，塘水聲溢溢。」又劉禹錫〈浪淘沙〉之二:「洛水橋邊春日斜，碧流清淺見瓊沙。無端陌上狂風急，驚起鴛鴦出浪花。」

風土詞作中有多數作品述及此類水鳥，如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一:「日暮江亭春影綠，鴛鴦浴。」李珣〈南鄉子〉之四:「棹歌驚起睡鴛鴦。」毛文錫〈中興樂〉:「紅蕉葉裡猩猩語，鴛鴦浦。」〈應天長〉:「平江波暖鴛鴦語。」和凝〈春光好〉:「雙浴鴛鴦出綠汀」。詞人往往以敏銳的觀察力來描寫鴛鴦的不同姿態，如:鴛鴦私語、鴛鴦沉睡、鴛鴦洗浴、……，可說是逸趣盎然，極富生意。除此之外，成雙成對的鴛鴦，也象徵愛情，令人對愛情不禁心生嚮往。

（五）鵁鶄

鵁鶄，又名池鷺，是一種水鳥。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：「鵁鶄旋目。」《文選》作「交精」。李善注引郭璞曰：「似鳧而腳高，有毛冠，避火災。」[51]又《埤雅．釋鳥》：「鵁鶄一名？，似鳧而腳高，有毛冠，長目似睛交，故云交睛。」枚乘〈七發〉：「鵷鸞鵁鶄，翠鬣紫纓。」從上列諸引文可知「鵁鶄」一名之由來，及其形貌，牠大於鳧，高腳長嘴，頭頂紅冠，身披文采，煞是好看。大多活動於湖沼、稻田之間，產於我國南方。梁簡文帝〈鵁鶄賦〉：「紅毛覆臆，翠鬣垂心。浴波泳渚，浮廣戲深。臨高舞翮，映淺弄音。逐餘輝而顧影，乘清吹而微吟。」《花間集》風土詞作中有二首作品也以「鵁鶄」入詞：「浪起鵁鶄眠不得，寒沙細細入江流。」（皇甫松〈浪淘沙〉之二）「翡翠鵁鶄，白蘋香裡小沙汀。」（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八）皆以鵁鶄的棲息地點為描述背景，十分具有野趣。

（六）翡翠

翡翠，一名金翡翠，鳥名。嘴長而直，生活於水邊。羽有藍、綠、赤、棕等色，可為飾品。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：「《爾雅》謂之鷸，出交、廣、南越諸地，飲啄木側，穴居，生子亦巢於水，似魚狗稍大，或云前身翡，後身翠，或曰雄為翡，其色多赤；雌為翠，其色多青。」[52]左思〈吳都賦〉：「山雞歸飛而來棲，翡翠列巢以重形。」歐陽炯、孫光憲的風土詞作中皆以此入詞：「翡翠鵁鶄，白蘋香裡小沙汀。」（歐氏〈南鄉子〉之八）「扣船驚翡翠，嫩玉抬香臂。」（孫氏〈菩薩蠻〉之四）。可見南國水邊沙渚上，點綴著翡翠的斑斕身影，不僅增添了視覺的美感，也為風土詞注入一股盎然生機。

---

[51]《文選》第八卷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一〇七。
[52] 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十七〈禽部〉（台北：新文豐書局，民國七十六年），頁四九七。

（七）鱸魚

鱸魚是一種味道鮮美的魚,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十四記載：「鱸出吳中，淞江尤盛，四五月方出，長僅數寸，狀微似鱖魚而色白，有黑點，巨口細鱗有四鰓。」[53]因此關於食用鱸魚的詩詞，可說是屢見不鮮。唐李頎〈送山陰姚丞攜妓之任兼寄蘇少府〉：「加餐共愛鱸魚肥」，又〈送馬錄事赴永陽〉：「下箸鱸魚鮮」，皆述及鱸魚的鮮嫩肥美，令人食指大動 。「作鱸魚膾的鱸魚，又名『花姑魚』、『媳婦魚』、『花花娘子』等，是江南珍貴名產，肉質細緻，味極鮮美，歷來被譽為東南佳味。古人多用它細切為膾，故稱鱸魚膾。」[54]反映出南方人的飲食風尚。美食當前，詩人更希望配上醇酒：「鱸魚千頭酒百斛」[55]正描述食魚飲酒，方能淋漓暢快的情形。李珣〈南鄉子〉之六亦呈現出佳餚珍饈與濃醇美酒搭檔的絕佳組合：「春酒香熟鱸魚美，誰同醉，纜卻扁舟篷底睡。」酒香、鱸魚香飄散舟中，即使遇雲雨風浪也無所謂了。

（八）其他

鷺，水鳥名。嘴直而尖，頸細而長，腳青善翹，群飛成序，潔白如雪。按《埤雅．釋鳥》：「鷺步於淺水，好自低昂，色雪白，頭上有絲毳毳然，高尺七八寸，善蹙捕魚。」杜甫名句「一行白鷺上青天」（〈絕句四首〉之三）藉其雪白羽色與碧藍晴天呈現出極具色彩的畫面。元稹〈遣春十首〉之四：「雪鷺遠近飛，渚牙淺深出。」焦點即擺在鮮白如雪羽色上。而毛文錫〈應天長〉：「蘆洲一夜風和雨，飛起淺沙翹雪鷺。」詞中白鷺矯首欲飛的姿態映入眼簾，極具動態美。

鸂鶒，水鳥名。形體比鴛鴦大，而色多紫，在水上成對而游，所以又稱為紫鴛鴦。唐彥謙〈鸂鶒詩〉：「一宿南塘煙雨時，好風搖動綠波微。驚離曉岸衝花去，

---

[53] 同上注，卷四十四〈鱗部〉，頁二五八。
[54] 王子輝、王明德：《中國古代飲食》（博遠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八年二月），頁一〇一。
[55] 李賀〈相和歌辭．江南弄〉

暖下春汀照影飛。」孫光憲〈河傳〉之四：「斜暉，遠汀鸂鶒飛。」描述黃昏之際，遠方沙渚上鸂鶒振翅起飛的景象。

餘如神鴉、沙鷗、燕、雞、鴨、犬、馬等動物，在風土詞作中皆有出現。其中神鴉已於第二節南方地區之習俗中介紹過，故不贅言。薛昭蘊〈浣溪沙〉之一「印沙鷗跡自成行……燕歸帆盡水茫茫。」詞中以「沙鷗」、「燕鳥」來增添秋雨江畔的淒迷之感。而皇甫松〈採蓮子〉：「更脫紅裙裹鴨兒」與孫光憲〈風流子〉「雞犬自南自北」，則以平凡無奇的「鴨」、「雞」、「犬」入詞，洋溢著濃厚的鄉村生活特色。

三、器物

人的生活，總是離不開食衣住行，然而南船北馬、南稻北麥各有不同的生活型態，因此日常器物的製作使用，往往會順應外在生活環境、風俗習尚的需求，而有不同的器物應運而生。《花間集》風土詞多以炎方異域為敘述的背景，其中也有一些極富地方色彩的日用器物，如：銅鼓、木蘭舟、紅螺、觿、鮫綃……，相當新奇別致，且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。

（一）銅鼓

銅鼓，我國古代南方一些少數民族使用的重器、樂器。由用作飲具的銅釜發展而成，之後也作為祭祀用。《後漢書》卷二十四〈馬援列傳〉：「於交趾得駱越銅鼓，乃鑄為馬式。」李賢注引裴氏《廣州記》：「狸獠（荊州西南少數民族）鑄銅為鼓。鼓惟高大者為貴，面闊丈餘。初成，懸於庭。」又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．志器》：「銅鼓，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。滿鼓皆細花紋，極工致。四角有小蟾蜍，兩人舁行，以手拊之，聲全似？鼓。」[56]上列引文對於銅鼓的來由、製作、外觀與音色都有詳實的記述。白居易〈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〉：「牙檣迎海舶，銅鼓賽

[56]（宋）范成大：《桂海虞衡志．志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年），頁十。

江神。」與許渾〈送客南歸有懷〉:「瓦尊迎海客，銅鼓賽江神。」皆敘述了南方於祈賽時所使用的打擊樂器「銅鼓」，且詩歌的表達方式隻字不差，十分有趣。又溫庭筠於〈河瀆神〉之三:「銅鼓賽神來，滿庭幡蓋徘徊。」正描述了賽神祭祀時的盛大熱鬧場面，詞中更藉由「銅鼓」來呈現鑼鼓喧天的聲效，與孫光憲〈菩薩蠻〉之五:「銅鼓與蠻歌，南人祈賽多。」表現的主題十分一致。

（二）木蘭舟

木蘭樹質地細密堅固，故用以造船，稱作木蘭舟。南朝梁任昉《述異記》卷下:「木蘭洲在潯陽江中，多木蘭樹，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，用構宮殿也。七里洲中，有魯班刻木蘭為舟，舟至今在洲中。詩家云“木蘭舟”，出於此。」[57]之後常用來作為船的美稱。羅隱〈秋曉寄友人詩〉:「更見南來釣翁說，醉吟還上木蘭舟。」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四:「木蘭船繫木蘭花。」孫光憲〈菩薩蠻〉之四:「一隻木蘭船，波平遠浸天。」〈河傳〉之四:「木蘭舟上，何處吳娃越豔。」皆以木蘭船代船，具有美化的效果。而毛文錫〈應天長〉詞作中「蘭棹今宵何處」，其中的「蘭棹」指的同樣是木蘭舟。

（三）紅螺

紅螺，是一種盛酒的器具。劉恂《嶺表錄異》卷下:「紅螺，大小亦類鸚鵡螺，殼薄而紅，亦堪為酒器。刳小螺為足，綴以膠漆，尤可佳尚。」[58]陸龜蒙〈和醉中寄一壺并一絕〉:「酒痕衣上染莓苔，猶憶紅螺一兩杯。」又風土詞作中如李珣〈南鄉子〉之五:「傾綠蟻，泛紅螺，閒邀女伴簇笙歌。」皆以「紅螺」代稱酒杯。紅螺、綠酒使得飲酒變成一種藝術，除了是視覺的享受外，在把酒言歡之際也增添了許多耐人尋味的樂趣。

---

[57] 任昉:《述異記》，收錄於《四庫全書薈要》子部第三十三冊小說家類（台灣: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五年），頁二七八之七一。
[58] 劉恂:《嶺表錄異》卷下（廣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），頁八〇。

（四）觿

觿，古代用象骨製成的解繩結的錐子，也用為佩飾。《禮記．內則》：「左佩紛帨、刀、礪、小觿、金燧。」鄭玄注：「觿貌如錐（椎），以象骨為之。」陸德明釋文：「觿，解結錐。」《詩經．衛風．芄蘭》：「芄蘭之支，童子佩觿。」朱熹注：「觿，錐也，以象骨為之，所以解結，成人之佩，非童子之飾也。」劉向《說苑．修文》：「知天道者冠鉢，知地道者履蹻，能治煩決亂者佩觿。」[59]孫光憲風土詞作中亦有述及：「紅日欲沉西，煙中遙解觿。」（〈菩薩蠻〉之四）描繪出一幕紅日西沉，煙波江上，一對情人解佩相贈，情深意濃的畫面，更使全篇透露出一種清健、明麗的氣氛。

（五）其他

鮫綃，傳說中鮫人所織之綃。《述異記》卷上：「南海出鮫綃紗，泉先潛織，一名龍紗。其價百餘金。以為服，入水不濡。」[60]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七：「袖斂鮫綃，採香深洞笑相邀。」詞中的採香者即身著這種不濕水的鮫綃紗製成的衣服，應該與其工作環境有密切的關係。

藤籠，以藤編織而成的容器；籠，猶如今日的籃。李珣〈南鄉子〉之二：「競攜藤籠採蓮來」，述及南方人在採蓮時用以盛裝蓮子的器物。

蘆酒，夷人所造之酒，即以蘆管吸之。莊綽《雞肋編》卷中云：「夷人造酒，以蘆吸於瓶中。」[61]而杜甫〈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〉：「黃羊飫不羶，蘆酒多還醉。」張說〈南中送北使二首〉之二：「夷歌翻下淚，蘆酒未消愁。」與歐陽炯〈南鄉子〉之七：「藤杖枝頭蘆酒滴。」皆以蘆酒入詩詞，極具有南方風土的色彩。

---

[59] 劉向：《說苑》卷十九〈修文〉（世界書局，民國五一年），頁一五六。
[60] 任昉：《述異記》，收錄於《四庫全書薈要》子部第三十三冊小說家類（台灣：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五年），頁二七八之五七。
[61] 莊綽：《雞肋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局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四十一。